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三回 廢院君王妃擔國政 謀變法新舊起衝突

世界和平公理，男女本是平權，各有責任在人間，豈可外重內偏？朝鮮王妃閔後，說起算是大賢，廢去院君把政擔，國內稍微治安。上場來《西江月》罷，內有古段相隨，列明公尊坐，聽在下道來。

表的是大清一統錦江紅，出了那牛馬二英雄。要問牛馬英雄是怎回事，列位不知聽我明。道光年英國販賣大煙土，怒惱了那位林文忠。林則徐燒了他們的煙土，因為這個才起戰爭。英國的大兵到了浙江地，攻破了我們那座寧波城。寧波府轄有一個乍浦縣，縣中裡有一個老頭本姓龔，養活了一個牛來一個馬，專指著賣豆腐為他營生。這一日英人到了乍浦縣，把龔老頭的家業搶個空。接著又牽他那個牛和馬，那頭牛可就起了愛國誠。照著那英人官長就一角，把他的肚子頂個大窟窿。眾英賊一齊的往上跑，那頭牛左右東西四下衝。撞著一個頂一個，一連頂死了人十幾名。眾英賊一見事不好，拿出槍來與牛爭。快槍一響就把牛打倒，嗚呼一命歸陰城。那英人又騎上龔氏的馬，順著江沿去攻那座鹽海賊城，這匹馬特意打個前失跌，把英賊跌下馬鞍來。這馬慌忙就踏住他的腹，腦袋上就用蹄子蹬。把那英賊活扒死，他這才一撒歡兒影無蹤。眾英賊一見說是不好，這牛馬八成是神靈，於是不把鹽海犯，那座城所以得了安寧。戴大人就把他們國畜叫，又提了名兒叫他二忠。這就是牛馬英雄一件事，眾明公你們好好聽一聽。扁毛畜生還有抗賊義，我們不保國怎對起畜生？國保就是我們的身家保，國破怎保身家性命存生？要想保家總得先保國，家國原來是一宗。要等著國亡家也不能好，那時節父母妻子各西東。家業財產全歸外人手，想要不給也不行。從今後別把外國人來怕，要欺負咱就與他把命拼。外國人也是怕那好硬漢，咱要硬了他們就要放鬆。列位呀！你們仔細想一想，我說這話全然不是胡蒙。上場來幾句閒言書歸正，還把那日本花房明一明。

上回書說的是，日本領事花房，逃在海岸以上，前有大海，後有追兵，正在為難之際，只見上稍來了一號輪船，他慌忙招呼道：「救人哪！」那船來至跟前一看，是那英國的商船，去上日本橫濱作買賣的，於是花房坐上這只船，歸國去了。

單說牛全忠趕到海岸，一見花房被人救去了，他一看這個事情，已經洩漏了，他可就跑往美國去了。剩下那些個殘軍，鬧了一天，也都安撫下了。那大院君等鬧了一個，畫虎不成，真是可笑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花房來至國中，見了伊藤公，把以上之事說了一遍，伊藤說：「從今後我可有了對付高麗和中國的道了。」

好一個很（狠）毒的伊藤博文，他懷著破壞高麗中國心。說：「高麗本是中國的屬國，他們不能好好的去保存。他們不能保護咱們保護，不可失了這個的好機因。高麗緊靠著奉天、吉林地，得了他就容易把滿洲吞。現今他攻了咱們領事館，依我看是咱國的大福分。他不找咱咱還要把他找，況且說他上趕著把咱尋。我常愁吞併他國沒有道，要如此我們可就有了根。」於是又派官員往高麗去，這官員的名字叫井上馨，回頭又把英雄大山岩叫：「你領那第一鎮的大陸軍，跟井大人一齊往高麗去，到那去問他那無道昏君，為什麼攻了我的領事館，為什麼殺了我的眾商人？殺了我們的商人不要緊，我國損去了五十多萬金，今日必須賠了我們的款，若不然我就與你動大軍。還得許我安兵在領事館，好保著我國領事與商人。還得差人上我國來賠罪，與我那死的留下養家銀。賠款無錢行息去借外債，指那國地作保不認得人。你二人就照這樣對他講，看他有什麼話兒向咱雲？」二人齊說：「是，我們記住了。」這就坐上輪船起了身，日本與師問罪咱且不表，且表我國駐日的公使黎庶昌。

話說日本派了大山岩、井上馨，去上高麗問罪，當下驚動了我們中國駐日的公使黎庶昌。他聽這個消息，說道：「高麗本是我國的屬國，現在他要插手奪權，與我中國很有不便；要是高麗歸了日本保護，離我們東三省就近啦。要到那個時候，我們東三省也怕不好。」急忙的修了一封書子，到電報局，打到北洋大臣這來了。這個時候，北洋大臣李鴻章丁憂，張樹聲署理。當日接了黎庶昌這封電信，扯開一看，但見那上寫著：

「駐日領事黎氏庶昌把事陳，敬稟我國的北洋張大臣：大院君無故的作了禍亂，他攻了日本領事衙門。現如今日本派兵把高麗問，一心要凌虐他國的君與民。那日本不過區區三島地，所以生出來這樣狗狼心。伊藤博文也曾畫過策，他要把中國與那高麗吞。想要吞併中國的東三省，不得不先在高麗把力伸。與高麗私自訂下通商約，又安上花房一位領事臣。因為攻了他們的領事館，又要在他的國中把兵隊屯，牛全忠殺了日本人幾個，讓高麗賠他們五十萬金。他們的勢力要是比咱大，那時節咱東省難保存。現今他們發兵高麗去，咱們也當發去多少軍。要有亂咱先與高麗平了，千萬可別讓日本進了身。日本原是個貪財的窮國，不可不防備他的虎狼心。大帥哪，你可別拿這事當兒戲，關係於咱中國實在是深。望大人速速發兵高麗去，先除治了他作亂的人，然後與他國說和了結事，或者能夠保全了眾人民。這本是至理名言真情事，望大帥仔細尋思一思尋。」張樹聲看罷庶昌這封信，不由的腹內沉吟好幾沉吟。

話說直隸總管張樹聲，當下看了黎庶昌這封信，他思尋道：「日本發兵去上高麗問罪，這個事情，與我國關係非輕。我要不去救他將來不但於我自己不好，那萬人的罵，也是挨不起的。」於是派了提督丁汝昌與那馬建忠，駕了兩隻快船，領了五千兵，望著渤海口進發，一晝一夜到了高麗。這個時候，日本兵也到了。我國的兵，先把那大院君廢了，又殺了他那一同作亂的一百七十多人。日本一看，咱國把高麗的亂平了，他就要求高麗賠他們的款，並且許他們在領事館駐兵，還得派人到他國去謝罪。高麗因為自己缺禮，只得應許賠了五十五萬元的款。現在無錢，作為借貸，行上三分息，指釜山地方作保。日本又新派了一位領事竹添一郎，公使館裡，又安上二千兵。我國看他公使館安兵，我們也留了三千兵駐高麗。高麗又打付金玉均，去往日本賠罪。當下事情完了，兩國餘兵全回國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高麗大院君廢了，李熙皇帝本是個軟弱無能的人，所以國事全靠著閔皇后去作。這日閒暇無事，閔後對著李熙，可就講談起來了。

閔皇后未從開口笑嘻嘻，尊了聲：「我主洗耳請聽之。咱高麗自從開國享安泰，為今計應當急急修國政。日本他欺侮咱國不為別的，大概是要奪咱國好土地。今日裡受了他們日本欺，好保護咱們江山與社稷。」李熙說：「愛卿之言甚有理，咱這國就依著你去治理。」皇后他這才整頓國內一切事，學堂巡警立了一個齊。審判廳議院全然安下，蠶桑局官錢號立在城西。飛虎營改作了陸軍隊，火藥場變成了工程局。數月之間籌辦了一個備，喜壞了他們皇上名李熙。說：「卿呀，你能如此來治國，往後還怕的什麼外人欺？」皇后說：「還有一件頂大事，就是那賣國奸賊金宏集，日本子所以來到咱這裡，全然是宏集奸臣引誘的。依奴看不如把奸臣除治了，省著他倒賣咱國錦社稷。」李熙說：「事事樣樣依著卿辦，你說怎的就怎的。」他這才刷了一道黃聖旨，派了那內務大臣名寇基。

寇儒臣領兵就往金府去，不一時到了他那金府裡。吩咐聲：「兵丁與我快來綁！」把他那全家綁了一個齊。這一回拿了八十單三口，一個也未跑出去。拉著從那街上走，又聽那庶民人等把話提：這個說奸臣今日惡貫滿，那個說這也是他自取的，這個說往後不能把日本引，那個說再想要貪賊不容易。不言那百姓閒談論，再表那監斬大臣名寇基。押著犯人到法場，勾了絕就把招子披。讓他們一齊跪倒椿扶（檟）下，劊子手提刀候之。說是一聲時辰（辰）到了，劊子手鬼頭大刀忙舉起。只聽那追魂大炮三聲響，那奸賊一命可就歸了西。一家人個個全殺死，寇大人這才回城交旨意。寇大人交旨已畢回府去，李熙皇帝也退回宮裡。此事押下且不表，再把那金玉均日本賠罪提一提。

話說金玉均奉了國王之命，去上日本賠罪。這日到了日本，見了日皇，呈上謝罪書子。伊藤博文從旁說道：「有勞貴國了。」金玉均說道：「只因鄙國得罪了貴國，理應前來謝罪，豈敢言勞。」各說了一些謙恭的話，可就散了朝啦。於是把金玉均送至驛館安歇。這金玉均到了驛館，暗暗的想道：「日本因變法才強的，現在我國也是很軟弱，朝裡用事的都是閔族，我不如向伊藤說，教他

助我一膀之力，我也變法，強強我們高麗。」他尋思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就是這個主意！」

到了次日，見了伊藤，可就把這意思說了。伊藤聞言暗想道：「他們要變法，讓我助他，他要一變法，必定起內亂，我好乘他的亂以行事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於是向玉均說道：「你們要變法，這也是好事。我就與我國領事寫一封信，他那也有兵，讓他在那幫助你不好嗎？」玉均說道：「很好，事成以後，重重相謝。」當下就辭別伊藤回國。

到了國中，見了滿朝文武，說道：「現在咱國甚是軟弱，必得藉外國扶助，才能保存。咱們可是依靠日本呢，可是依靠中國呢？」於是也有說中國軟弱不可靠的，也有說日本詭詐不可靠的，當下就分出了事大、親日兩黨。事大的黨願意靠中國，親日的黨願意靠日本。願意靠日本的，就是那樸泳孝、金玉均、鄭秉夏、趙義淵、禹范善、李東鴻、李萬來、李臣孝、權榮鎮那些人。願意靠中國的，就是閔泳翊、閔泳駿、寇儒臣、親王李是佐、李應藩諸人。當日金玉均一提這議，兩黨紛紛不一，各人說一個道，可也就拉倒啦。

那金玉均總是只想變法，回到衙中，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去把樸大人、鄭大人、李大人他們請來。」家人去了，不多一時，他們全來到金玉均的家中，讓至客廳坐下。三人說道：「大人將卑職請來，有何話講？」金玉均道：「列位不知，聽我說來。」